

玉渊杂谭

《镜花缘》里有个“两面国”，那里的人都长着两张脸，一张善良随和，一张凶狠阴险。近来，有两条微信悄悄流传。一条出自某主流官方媒体，为马云倡议的“永不打差评”点赞，预言马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另一条则来自某知名海外媒体，批评马云的巨大财富建立在“假货帝国”之上，又据传有某外国学者说中国电商发达冲垮了现实的小商业，不但令“随机消费”无从发生，而且使人们本可从逛街和淘货中享受到的生活情趣也大打折扣。一时间，马云及他的同行们似乎成了“两面国”中人，两副面孔，A面是阳光灿烂，B面却阴险黑暗。我想，马云其实只有一副面孔，纵然这副面孔多少有几分像外星人，但作为今日中国电商之象征和符号，其折射的却是发展中

中国最真实的面貌。电商是改变中国最磅礴的力量之一。今天，可能还有相当多的国人没有淘宝账号，但从未和淘宝发生过干系的人应该少之又少了，而且这极少数的人群可能又以老人为主。且不说开着网店的“小二”们，在马云们背后，还奔走着数以百万计的快递员。正是他们，把活跃在虚拟世界的电商真实地带到我们面前。我曾戏言，上帝尽可把我抛到某个无比偏远的地区，只要互联网能通、快递员能到，我就能毫无畏惧、安然自足地活下去。收快递，已是大部分中国人特别是城镇年轻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在外地打拼谋生的年轻人来说，每年“会见”片区内“通”字号快递员们的次数远远大于远在老家的亲人。借助于快递员送来的一方老家的腊肉，带走的一件给父母

的毛衣，都能拉近漂泊在外的游子与家乡、亲人的距离。而从网上淘来的各色小玩意则滋润着我们平凡的生活。毋庸置疑，电商的发达在帮助人们实现创业梦想的同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但更重要的是改变着人们的社会体验。正是电商的存在，使我们这个并无发达商业传统的国度中的平头百姓也对自己“上帝”的身份倍感真实。人们惊讶地发现原来动手指发出的“差评”竟有这么大的威力，当我们说出自己消费的真实感受，竟真的可以维护作为消费者的权益，不但不用顾虑店家的白眼，而且不必徒劳地拨打那个不那么管用的“315”号码。更奇特的是，某些向来板着脸孔的政府部门竟也嬉皮笑脸地喊起老百姓“亲”。或许，悲观主义者会说，这不过是一

场追赶时髦的语言秀。但既然开场看起来是一出好戏，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满怀憧憬地期待落幕的掌声呢？而对现实的愉快体验和未来的光明预期，又正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最基本力量。马云在第三届世界浙商大会上倡言“浙商永远不参与任何行贿”，无疑给当下猛烈的“打虎”势头加了一把火。不过，对于普通商家而言，相较于马云们是否行贿，更关心的恐怕还是假货的问题。马云在接受采访时也说，假货是阿里之痛、中国之痛。我想，对于电商而言，拒绝假货和永不打差评，有一个共同的难题，就是可能遭到科幻小说《三体》里那种“降维打击”，只要有电商或线下商家甘愿降低自己的“品格之维”，靠行贿或卖假货获取不法利益，就不

管于对良善之徒的致命一击，如若演变为“比劣”的恶性循环，最后必把世界的道德厚度降为一层薄纸。由于技术上的难度和企业行为的情性，对于马云们而言，清除假货或许比恪守永不打差评的诺言难度还要更大一些。但是必须看到，电商所依赖的互联网，恰是建立在信息便捷和大数据的科技优势上的，这催生并健全着信息自我提纯和净化的机制，使世界趋于更加透明。而我们都清楚，在一个透明的世界里，腐败抑或假货，都将无所遁形。行文至此，忽然想起有一次去北京的潘家园古玩市场淘宝，我拿起一件手串，正待狠砍砍价，摊主一脸无辜地对我说，哥，现在卖文玩的都有网店，价格是透明的，不信，你上网比较一下吧。

文·尼三

乐享悦读

宇宙的“三分钟热度”

文·鞠强



三分钟对我们来说是很短的时间，我们在这段时间里只能做一件小事，比如吃一个三明治，听一首歌，或者看几页书。对于有着130多亿年历史的宇宙来说，三分钟看起来更加微不足道。

然而，在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史蒂文·温伯格的《最初三分钟：关于宇宙起源的现代观点》中，宇宙最初三分钟却是一段波澜壮阔、绚丽无比的史诗。这三分钟不仅决定了宇宙的现在，还预言了宇宙的未来。

此书第一版出版于1977年。1993年，温伯格根据当时最新的天文学知识，补写了后记，出版了此书的增订版。温伯格在第一版的序言中交待了此书肇始于他于1973年在哈佛大学的一次讲演，其时他正任教于哈佛。在此之前，他和格拉肖还有萨拉姆已经建立起弱电统一理论。在此书第一版出版后两年，三人就因为这项成就获得了1979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

近些年来，随着理论的不完善和观测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对于宇宙有了越来越深入的认识。我们可以更加准确地了解宇宙在最初几分钟、甚至是最初几秒钟内发生的故事。不过与此同时，宇宙学的基本框架并没有改变，我们还在用温伯格的“语言”讨论宇宙。温伯格在书中一开始就介绍了宇宙膨胀这个事实；布莱恩·施密特、亚当·里斯和索尔·珀尔马特则在1998年发现了宇宙加速膨胀的证据并获得了201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温伯格还在书中着重讲到了发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过程和意义；2001年，美国宇航局的威尔金森微波各向异性探测器(WMAP)发射升空，对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温度进行了更精确的测量，并在分析宇宙的原能组成、测量哈勃常数等方面贡献颇多。这些重大发现并没有颠覆温伯格此前的表述，而是更好地填充了原有的框架。

温伯格能在学术界之外获得巨大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他创作的普及类读物。《终极理论之梦》和《最初三分钟》等作品的不断重印说明，温伯格描述科学的方式仍然受到读者的欢迎。一本成功的科学读物，既要讲事实，又要讲故事。温伯格在书中不是冷冰冰地陈述事实和数据，而是加入了很多方便读者理解的处理。

比如，在介绍多普勒效应的时候，温伯格就用到了一个比喻：“这就好比一位推销员出去旅行，在旅途中，他要每周定期寄出一封家书一样。当他离开家的时候，每封信的路程都比上一封稍远，因此他的信的到达时间也会相差一周多一点；当他返回家的时候，每封信的路程都比上一封稍近，因此它们到达的频率比每周一封要多。”这样的讲解，配合前文对多普勒效应的物理描述，使得读者既不会觉得浅尝辄止，也不会觉得艰深晦涩。

《最初三分钟》是一本杰出的科学读物，温伯格在书中不仅对宇宙学进行了总结和展望，更是以他深邃的洞见和卓越的学识，激励了后来人探索宇宙的巨大热情。正如他在前言中所说：“能够说出在最初一秒钟、最初一分钟或者最初一年，宇宙是什么样子的，那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即使他的读者没有从事物理学研究，也同样会被这种情绪所深深感染，并始终对我们生活的世界怀有好奇心。这是一本成功的科学读物的最大成就。

生活中我们常用“三分钟热度”来形容做事情空有热情，却欠缺毅力，因此无法把事情做好。可是38年来，我们发现，原来我们的宇宙真的是被最初的“三分钟热度”所塑造；我们还发现，我们探索宇宙的热情并没有丝毫的减弱，我们了解未知的雄心正与日俱增。因此，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要感谢物理学的世界有温伯格，也要感谢我们的书架上有《最初三分钟》。

人物纪事

凌叔华：“你见过徐志摩吗？”

文·魏邦良



出身豪门巨族的凌叔华，幼年既享受着钟鸣鼎食的荣华富贵，也目睹了深宅大院的腐朽糜烂。

一夫多妻所造成的男尊女卑给叔华稚嫩的心灵投下浓重的阴影；而妻妾之间的争风吃醋也让叔华过早感受到性的诱惑和丑陋。

当凌叔华进入学堂接受新文化教育后，她不屈于传统封建家庭对女子设置的种种羁绊，追求独立自由的人生，而且立志用手中的笔来表现中国女子被侮辱的人生和被损害的心灵。她不仅熟悉了解闺阁女子隐秘的心理，也具备了足够的才情和能力将其表现出来。

在凌叔华的成名作《酒后》中，丈夫朱璋和妻子采苕宴请客人。深夜客散，只有朋友子仪醉卧在客厅的沙发上。永璋陶醉在婚姻的幸福中，许诺要给妻子一个礼物。采苕仗着酒意，提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要求，说她要的礼物是吻一下熟睡在沙发上的这个年轻男子，丈夫不解妻子何以会有这样的非分之想，采苕就解释说：“我天生有一种爱好文墨的奇怪脾气……见了十分奇妙的文章，都想到作者的丰仪，文笔美妙的，他的丰采言语却不一定美好，只有他——实在使我倾心的……”丈夫大大地同意了妻子的过分要求，于是采苕来到沙发边，这时她脸上奇热，内心奇跳，怔怔地看着子仪，心跳猛地停止，她慌忙又跑回丈夫身边，说：“我不要kiss他了。”小说到此嘎然而止。

作者借采苕的话道出自己心中的秘密，喜欢文章好丰仪的男子。

从凌叔华作品，我们看出，凌叔华本人对贞洁并不看重，因此，当她在丈夫眼皮底下和英国人朱利安谈情说爱时也不存在任何心理障碍。

凌叔华结识了徐志摩后，她的内心一阵惊喜，她觉得自己等来了梦中的白马王子，文采出众相貌不凡的徐志摩正是她期待的理想郎君。而出生名门热爱艺术的凌叔华也是徐志摩所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女子。对着这位红颜知己，徐志摩开始倾诉其一腔柔情：

“我一辈子只是想找一个理想的‘通信员’，我曾经写过日记，任性的滥写着情感。但每次都不可持久。人是社会性的动物，除是超人，那就是不近人情，谁都不能把挣扎着的灵性闷死在硬性的躯壳里。日记是一种无聊的极思。最满意最理想的出路是有一个真能体会，真能容忍，而且真能融化的朋友。那朋友可是真不易得。”

当凌叔华答应做徐志摩的“通信员”后，诗人向她吐露了感激之情。

短短几个月，两人通信多达七八十封。这样下去，两人走入婚姻的殿堂也是迟早的事。没想到，由于胡适的介绍，徐志摩认识了陆小曼。此后，徐志摩和凌叔华的交往由“急管繁弦”变得“云淡风轻”。

当徐志摩和陆小曼相爱的消息传到凌叔华耳朵，她坚决不相信。她担心这种不

实的传闻会让徐志摩背上污名，就给胡适写了封长信，表达了她对“谣言”的愤慨。当徐志摩两位情人终成眷属，凌叔华的失望和伤感，因为无法言说，只能深埋内心。后来，凌叔华一再澄清她和徐志摩之间的关系，说两人从来不是恋人，只是永久的文学上的朋友。然而，步入暮年，有些志志不清她，每当有人来探望，总会问一个问题：你见过徐志摩吗？

1935年，凌叔华和外籍教师朱利安相爱了。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中，徐志摩虽未出场，却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朱利安是画家瓦内萨的儿子，作家弗吉尼亚·吴尔芙的外甥，他来武汉大学两个月后，就赢得了凌叔华的芳心。

对丈夫陈西滢，凌叔华一开始就不太满意。门不当户不对倒在其次，主要是两人的性格有很大的差异。定居武汉大学后，陈西滢接来了母亲和姐姐，叔华和她们相处不好，夫妻之间便经常拌嘴，原本不和谐的家庭又添了新的裂痕。

恰在这时，朱利安闯进了她的生活。刚接触几天，她发现，这个比自己小八岁的风度翩翩的名门之后，多么像昔日的徐志摩。和朱利安依偎在一起，凌叔华是否产生了躺在徐志摩怀中的幻觉？

面对异国恋人，凌叔华彻底敞开心扉，说出心中埋藏已久的秘密。朱利安在写给母亲的信里道出了这一点：

“然后，她走过来，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对我倾诉——我们经常这样——我抓住她的手——我感到她在回应我，几秒钟后，她就被我搂在怀里……她说，她过去从没有爱过……她是个极其认真的人，有很多苦恼；她说她什么也不敢相信了，现在却在努力寻找爱情、寻找某些可以相信的东西。……她告诉我，她曾经爱过徐志摩，只是当时不肯承认，她与西滢结婚，是为了结婚而结婚。”

在丈夫眼皮底下和别人恋爱，不能光明正大，无法酣畅淋漓，凌叔华和朱利安相约共赴北平。

两人来到北京，犹如飞鸟出笼，遍游名胜古迹；遍访名流大家，尽情享受美景美食还有美好的恋情。出入对门，形影不离，凌叔华和朱利安的恋情，因为逾越伦常，因为突破封锁，盛开得肆意而恣肆，如同艳丽的罌粟花，美得那么飞扬跋扈。

纸包不住火，两人的恋情终被陈西滢察觉。对妻子的红杏出墙西滢表现得非常冷静、大度。他提出三种方案供妻子选择：一、协议离婚；二、不离婚，但分居；三、彻底断绝和朱利安的关系，回到丈夫身边。当时的朱利安也深陷这场火热的恋情中，立意要娶凌叔华，但作为老大姐，过来人，她当然知道，恋爱中的山盟海誓，哪里敌得过岁月的烟熏火燎。权衡再三，她断绝了和朱利安的关系，回到陈西滢身边。那是鲁迅一针见血：“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凌叔华和她笔下的女性共同的人生轨迹。

和朱利安的恋爱，对叔华而言，不过是一次勾魂摄魄的远游，一次率真任性的散步。但是，再浪漫的远游，再惬意的散步，都有意兴阑珊曲终人散的时候，末了，都要打道回府踏上归家的路。凌叔华这样娇生惯养的大家闺秀，即便有一颗憧憬流浪的心，也缺少了一付承受流浪的筋骨。这是凌叔华有心所爱，无力奈何的原因所在。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这是凌叔华和朱利安这场跨国姐弟恋的“无言的结局”。

艺苑



雪韵(摄影)

李海波

行者无疆

玉关情

文·杨雪

在广袤的戈壁滩上，一路向西北驰骋。南侧是祁连山，北侧是合黎山，就这样不知走了多久，满眼的苍凉画面也不曾发生过什么变化。是了，这就是河西走廊，曾经商旅络绎、西去东来的交通要道。

身处此般天地之间，不自悲愁从中来，拂过一丝使者出塞、经年流离的思乡情愫。一缕开荒戍边、征战沙场的壮志豪情。戈壁滩上泛白的沙砾，掩埋着多少历史？风萧萧伴着长云雪山，淹没了多少岁月？在这天地的怀古圣地，边塞情怀才不理睬肚子到底装了多少秦汉风月、隋唐往事，就这么满溢而出。更何况，走廊的西端，玉门关正在那里，离我天涯咫尺。

对玉门关的向往，源于孩提时代那些烂熟于心的边塞诗。当时并不足以领会诗中意境，然而在反复诵读和背诵中，“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这样的诗句已然入心，挥之不去。此刻，愈发靠近玉门关，突然有一种“近乡情更怯”的感觉——地理上大漠边关的遥远，阻挡不了生理上萦绕耳际的亲近。迎着秋风，玉门关离我越来越近，应景应景，道一句“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

风沙吹得我睁不开眼，眯着眼睛半摸着黑，狼狽地到达小方盘城，赶紧一扭头钻进城门，只想先避避风。城关内，几百平米见方，一圈圆木的木桩和麻绳围着游客栈道，不能往中间走了。两千年风霜洗礼过的斑驳城墙，两千年岁月沉淀的夯土黄土，触手可及。敬于凝结在空气中的一种威严的场气，我竟拿不出勇气，去摩挲，去贴近，去隔着时空喊话——我所容身的这方黄土墩里，承载的悲歌实在太多太多，偶尔鸣奏一二，都足以气壮山河。

